

曲 剧

捞 矿 石

蒼 水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撈 礦 石

時間：1956年春季。

地點：伏牛山下某縣。

人物：張蓮妮，十九歲。（簡稱蓮）

張老漢，六十歲，蓮妮之爹。（簡稱張）

李發旺，二十歲。（簡稱李）

〔清晨。張老漢、張蓮妮上場。這是走在山腰一條小道上，張老漢担着兩籃子礦石，蓮妮在前，老漢在后，边走边唱。〕

蓮：（唱）

繞過了后山到前山，走出來樹林看見了天。

蜿蜒小路圍山轉，茅茅草、溝頭棵、夾着道兒把人攔。

蓮妮拔草頭前走——

張：（夾白）蓮妮！小心點，別挂爛了手！

蓮：（夾白）不怕！

張：（接唱）我老漢緊跟在后邊。

蓮：爹呀！才下罷雨，這是個魚脊梁骨，你也留點兒神。

張：不碍事。（唱）

自幼兒打柴山里穿，小道兒走过萬萬千，

攀過崖頭鑽過洞，走过九嶺十八盤，

山里的道兒咱走慣，下山如同走平川。

蓮：（接唱）

一根扁担兩只籃，里边裝的黑蛋蛋。
爹爹辛苦把它揀，到如今賣了大半年。
〔拿起一塊礦石。〕

張：放在籃里，別丟了！（唱）

去年七月我就揀，今天是三月二十三。
揀石頭揀了八個月，爬遍了前山到后山。
草鞋磨壞了十來雙，衣裳挂爛了好幾件。
尋石頭尋到玉皇頂，尋石頭尋到老鷹尖；
我爬過一十五里龍纏柱，我走過二十二里猴跳圈。
風里來，雨里去，都為的這些黑蛋蛋，
有人說我心眼兒愁。

蓮：（夾白）爹呀，你愁不愁？

張：（唱）

誰說我愁誰才愁，
愁爹我心里鏡一般，別看這些黑蛋蛋，
都是寶貝藏深山。如今人民翻了身，寶貝也要把身翻，不
能窩在地下邊。

蓮：（唱）

人家說這不希罕，丟在路上也沒人揀，
渴了不能喝，飢了不能餐，
不能當柴燒，不能當油點，
摸着澀拉拉，拿起來沉甸甸，
揀石頭不如把藥草剗。

張：（唱）

這石頭可不是平常貨，這都是人民的好財產。

也兴它是鉄，也兴它是鉛；
也兴是金、銀、煤炭在里边。
咱不認得它，它不認得咱，叫我一時也难說全。
把它送到城里去，咱的政府可戴見，
派來機器開礦山，要叫寶貝見見天。
老漢我進城去把石头送，

蓮：（唱）蓮妮我進城去做上几件花衣衫。

張：（唱）送石头送到縣政府，

蓮：（唱）

做衣衫，我好穿，發旺哥看見也喜欢。

張：（唱）我这里越走越有勁，

〔路滑，老漢身子一閃，几乎跌倒。〕

蓮：（唱）差一點人倒籃子翻。

爹呀，可別大意，这可不是玩的。下了山啦，咱歇歇吧！

張：过了前边的河再歇吧。剛才下罢雨，要是漲了河，咱还得趟过去哪。

（唱）山坡下一片好風光，

蓮：（唱）柳条綿綿菜花兒黃。

張：（唱）嫩綠的麥苗鋪滿了地，

蓮：（唱）一望無边十里長。

張：（唱）从前是界石多來地塊兒小，

蓮：（唱）好像那補滿了補釘的破衣裳。

張：（唱）如今的土地是一塊玉啊！

蓮：（唱）就像那春天的姑娘換新裝。

張：（唱）走着走着來的快，

蓮：（唱）不覺來到了小河旁。

張：（唱）河里的流水嘩啦啦的响，

蓮：（唱）望不見小橋在哪廂？

爹！水漲啦，橋呢？

張：那不是塌了，还得蹚河呢。蓮妮！把扁担上的繩子，朝上挽挽，把褲腿朝上搵搵，脫了鞋襪，咱們蹚過去！

〔說着把挑子放下了。〕

蓮：爹！河水太涼，叫我挑着担子，在前邊摸摸路。

張：你担不好，還是讓我担吧。

蓮：我担得好！

張：你担不好！

蓮：不，我担得好。

〔蓮妮搶先脫下鞋襪，搵褲腿，把籃子担起來。〕

張：你可慢點兒走！

蓮：知道。

〔在音樂伴奏中，蓮妮蹚河，河水很涼，河底又滑，蓮妮担着籃子搖搖擺擺地直晃蕩，老漢跟在後面，很担心。〕

張：妮呀，你要小心點！

蓮：爹呀，這水不深，才過膝蓋。

張：腳底下怪滑。

蓮：不怕，快蹚過……

〔一語未了，蓮妮腳底下一滑，籃子歪了，礮石掉在河里好幾塊。但是爺倆緊走了幾步，已登上了彼岸。〕

張：（急了）看看，我說你担着不行，非要搶着担，掉了幾塊吧？嗯！叫我撈去吧。

蓮：（扯住爹）爹！少個三塊四塊的也不要緊，不用撈了。

張：你說的倒大方！（唱）

這石頭得來不容易，怎能隨便扔河里，
塊塊都是無價寶，丟一塊我也舍不的。

蓮：（唱）

河水不深流的急，要撈石頭費力气，
爹爹年老眼睛花，下河去撈不相宜。

張：（唱）

管它相宜不相宜，老漢又沒叫你去！

蓮：（唱）

爹爹不必發脾气，讓我下河撈它去。

張：（拉住妮）你不行！

蓮：我行。

張：你不行！

蓮：我行嘛。

張：說你不行就不行，妮子家，把衣服都弄濕了怎麼進城？

蓮：（任性的）不進城！

張：做衣服不做？

蓮：不做。

張：你還結婚不結？

蓮：不結。

張：小妮子，嘴強牙硬，到了那一天，你穿什麼？叫我去撈吧！

蓮：（又拉住爹）爹！你這麼大歲數，下河摸石頭可不行。

張：（堅決地）石頭是一定要撈。

蓮：可是爹不能去撈呀。

張：叫誰撈？

蓮：我……

張：噫！又來了，你撒手吧！

蓮：爹！你看河那邊有個人來了。

〔果然是有人來了。一個青年農民，以輕健的步子，走向河岸，這是李發旺。〕

李：（唱）

下了山坡到河灘，看不見小橋在那邊，

對岸站着人兩個，好像是大伯和小蓮。

張大伯！

〔隔着一道河，張老漢有些聾，聽不清。〕

蓮：爹！喊你呢？

張：誰喊呀？

蓮：他……

張：他是誰？

蓮：發旺哥。

李：（看清楚是張老漢父女）大伯！你們進城干啥去？

張：啊？撈礦石呢，礦石掉河里了！

〔旺、妮都笑了。〕

蓮：爹！發旺哥問你進城干啥？

張：報礦去。

李：蓮妹妹干啥去？

張：（問蓮）他說啥？

蓮：問我干啥去？

張：她做衣服去。你踴過來吧！

〔旺踴過河來了。〕

李：礦石掉在哪里了？

張：掉在這邊了。

蓮：那不是，就是那一片。（用手指）

張：我說我去撈，蓮妮偏不讓我去。

蓮：我說我去撈，爹偏不讓我去。

張：这孩子！叫你發旺哥說說，看看誰去對。

蓮：對，就讓他說說。

李：叫我說你們爺倆都不對，誰都不用撈。

張
蓮：不撈可不行。

李：叫我去撈。

〔張老漢和蓮妮不再爭執了，也覺得發旺去撈比較合適。〕

李：（唱）

發旺我这里把衣脫，

（夾白）大伯！看我的吧。

（唱）三步兩步下了河。

（夾白）是這兒吧？

張
蓮：（同聲答應）對，就在那兒。

李：（唱）

蹲下身來摸兩把，一塊石頭在泥窩。

（夾白）閃開，礮石過去了。

〔把礮石扔向河岸。張老漢、蓮妮、發旺一齊笑了。〕

（接唱）

轉過身子摸後面，什麼東西碰住我。

（夾白）噢！又是一塊！

〔大家又笑了。〕

（接唱）

兩手摸着石兩塊，一邊一塊兩手托。

（夾白）大伯！還有沒有啦？

張：別慌！叫我數數。

蓮：還有數兒呢。

張：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八塊，
不多不少，上來吧！

〔張老漢數完了，和發旺說話的時候，蓮妮把礮石藏起來一塊。〕

蓮：（假裝地）爹！我怎麼數着不夠啊？

〔向旺睜眼。這時，旺已上岸了，趁爹不防，蓮妮又藏起來一塊。〕

張：好！我再數數。（唱）

撈出來石頭心高興，

（夾白）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接唱）要立上發旺一大功。

（夾白）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嗯！

〔旺、蓮會心的忍不住地笑了。〕

張：（接唱）

剛才數過正够數，再數不够為何情？

怪呀，發旺！還差兩塊呢。

〔發旺看看蓮妮，不作聲地笑了。〕

張：好孩子，一塊也不能扔，去撈吧！

蓮：（命令地）發旺哥，不去！

〔發旺微笑不動。〕

張：（氣憤地）你倒怪听她的話。我去！

（唱）

小孩子办事不徹底，正經事也要來兒戲，
既撈就要撈干淨，剩下兩塊算誰的，

蓮：（唱）

少兩塊，有好处、爹爹挑着省力氣。

張：（唱）

那個和你來纏嘴，下河撈石頭是正理。

〔張老漢欲下河，被蓮妮拉住。

蓮：爹！這是啥？

〔拿出藏的一塊石頭。

張：哈哈，真跳皮，那一塊呢？

蓮：（又拿出一塊來）在這兒呢。

張：該挨打！咱們穿上鞋襪快走把！

蓮：發旺哥！你的身上還濕着呢。

李：不要緊，走走就干了。

張：發旺！你進城干啥去？

〔邊問邊整理担子，準備担起來走。

李：我听報告去。大伯，叫我担着吧！

張：我担得動。

李：叫我担吧。（搶着担起來）

〔三人邊走邊唱。

李：（唱）挑起担子快如風。

張：（唱）一溜兒小跑去進城。

蓮：（唱）我做上兩件新衣服。

李：（唱）我開會去把報告听。

張：（唱）我報礦去到縣政府，

蓮：（唱）咱政府看見可歡迎。

李：（唱）新社会人人都高兴，

張：（唱）我老头越活越年轻。

李：大伯！快走啊！哈哈……。

蓮：爹！

張：發旺！蓮妮！你們慢點！哈哈……。

〔同下。〕

——劇 終

办 嫁 粧

時間：1955年夏季

地點：河南某縣

人物：周小菊：18歲。（簡稱菊）

菊 媽：61歲。（簡稱媽）

菊 爹：63歲。（簡稱爹）

布景：一片棉田當中的墳地，有兩塊古老的大石碑；石碑的前面是兩棵樹葉稠密的鑽天楊。楊樹下可以乘涼。這片棉田是在土崗上，崗下有一條通向縣城的大道。

〔幕啓：正在晌午，強烈的陽光照射着這片土地，棉田里的蚰子叫成一片。周小菊從台右上場，她剛從城里回來。〕

菊：（唱）

六月的太陽像火盆（兒），

藍瓦瓦的天上沒有一塊云（兒）。

黃蠟蠟的谷子飽飽的穗（兒），

一个个好像小棒錘（兒）。

棉花桃兒結成串（兒），

滴滴溜溜愛死個人（兒）。

小菊我進城買東西（兒），

回來路過王家墳（兒）。

花地里的蚰子叫得真有勁（兒），

我逮他几个哄小姪（兒）。

〔左边有蚰子叫声，菊向左边蹑手蹑脚的走过去。

东边叫我往东边找，

〔左边的蚰子不叫了，右边的蚰子又叫起来。

西边也是吱（兒）吱（兒）吱（兒），

停住脚步花棵里寻（兒），

我逮住一个小蚰子（兒），

这个小蚰子（兒），

真真有意思（兒），

醬色鞍子青肚皮（兒），

六条腿（兒），

長長的鬚（兒），

呲着大牙要咬人（兒）。

到家里把你裝進小籠子（兒），

看你還咬人（兒）不咬人（兒）。

〔地上有一節秫秸，菊拾起來，用秫秸蔑兒把蚰子卡在上面。

（獨白）回家去要是把它裝在籠子里，它自己還怪悶的慌呢，嗯！我再給它找個愛人兒。

〔菊想找个母蚰子，正找着發現土崗下爹和媽來了。

（獨白）那不是爹跟俺媽嗎？他們干什么來了？讓我躲在石碑后頭吓唬吓唬他們。

〔爹、媽上，爹手里提着一個秫秸蔑兒編的蚰子籠。

爹：（唱）

老伴兒脾氣真古怪，正晌午要把蚰子逮，

這是什麼要緊事，還要把我拉出來！

媽：（唱）

菊他爹你真真醜糊虫，逮蚰子还不是借个名，
咱閨女下半月要出嫁，为的是商量这件大事情。

爹：商量就商量唄，还跑到这漫天野地里干啥？

媽：說你醜糊你还說你聰明。咱要給小菊办喜事，要叫他瘦
子知道了，該說咱做老的，偏疼閨女，把心長到胳膊窩
底下啦。

爹：小菊的喜事，你打算怎么办呢？

媽：我打算……，咱到樹蔭涼底下好好地說說。

〔說着老兩口走向小菊躲藏的那塊石碑前边。這時，小
菊正在石碑后。〕

媽：菊他爹！这几年咱攢的那一百多塊“体己”，我想把它
給閨女办了喜事。

爹：办喜事那用的了这么些錢。

媽：咱閨女一辈子的大事，多花几个还有什么，可不能跟咱
那時候比呀！

爹：你提咱們那個時候干啥呀？

媽：唉！想起來我就伤心呀！（唱）

可記得那一年我出嫁，

爹：（夾白）是我娶親吧？

媽：（夾白）咳！那还不是一回事嘛！（重唱第一句）

可記得那一年我出嫁，莊稼不收鬧蝗蚱。

窮人家那有花轎坐，騎了匹瘸驢到你家。

鉤花水氈头挽了个纂（兒），臉上也沒有把粉擦，
娘家陪送我一床被，破里舊面爛棉花！

四季衣服沒一件，臉上也沒粉往上擦。

王大戶把咱來恥笑，說咱倆結婚是窮對搭。

爹：那是舊皇曆，就不用揭它了。咱閨女的喜事嘛，嗯，是得多花幾個，可也不能太破費了。

媽：（唱）

有鋼要使到刀刃上，花錢要花得不窩囊，
閨女結婚是大事，多花上幾個才排場。

爹：（唱）

你的話，雖有理，怕的是人家批評咱不仔細，
有錢給閨女辦喜事，不把它投到咱社里。

媽：（唱）

咱給閨女辦喜事，誰也不能把意見提，
自己的錢自己花，誰能多管這閒事？

爹：（唱）

就算沒人把咱管，也覺得心里不安然，
勞動幾年把錢攢，舍不得一下子折騰完。

媽：說了半天，你是舍不得錢呀？

（唱）

要省不在这上省，難道你就不念父女情；
閨女本是娘心上的肉，你不心疼我心疼。

爹：（唱）

既然你要把喜事辦，我對這事也沒意見；
只要小菊她願意，叫她去把嫁粧辦。

媽：（唱）

今早晨我已對小菊講，叫她親自進城辦嫁粧；
眼看天已快晌午，她也興在回來的半路上。

爹：小菊已經進城去了嗎？

媽：可不是，都快回來了。

爹：那還跟我商量什麼呀？

〔棉田里有蚰子叫。〕

媽：你听！這是個鉄皮蚰子，叫喚帶銅音兒，咱把它逮住吧！

爹：正說着話呢，怎麼又要逮蚰子？

媽：你忘了，跟咱兒媳婦說是出來逮蚰子，說瞎話也得說個分哪！

爹：小菊買回來嫁粧，還是要露出來的。

媽：那就說是小菊的愛人，拿出錢買的，她也管不着。

〔小菊從後面探出身來，用指頭戳點她媽，意思是批評她媽辦事不公平。〕

〔蚰子又叫。〕

媽：你听！這蚰子還叫呢，咱逮住它吧！

爹：逮就逮吧！

〔爹、媽順着蚰子的叫聲去逮蚰子，離開石碑漸遠，小菊走出來。〕

菊：（獨白）噢，爹跟媽是說這事呢，嫁粧可是買了，一說出來，他們該不高興了。唔，我這么辦……

〔爹媽逮住了一個蚰子，裝在蚰子籠里走回來。菊又藏在石碑後面。〕

爹：你跟小菊說，都叫他買什麼呢？

媽：我叫她揀如意的買。

爹：光如意的不行，也得是能頂用的呀。

媽：誰能買沒用的東西呀！（唱）

我讓她不要太仔細，辦嫁粧一定要如意。

買上它兩丈華達呢，再買它兩丈花嗶嘰；
華達呢，做制服，花嗶嘰，做被子；
四季的衣料買几件，都要花色新鮮的；
買一個搪瓷洗臉盆，再買只箱子盛東西；
熱水瓶；買一個，
小兩口喝水也便利；
買一個電燈好照亮，
買一雙膠鞋好踏泥。

〔在媽的敘述中，小菊露出身來傾听，做出不同意的表情和手勢。〕

爹：（唱）

這些東西都可買，還缺兩樣要緊的。

媽：（夾白）那兩樣？

爹：（接唱）

叫他買只好鋼筆，過了門去好學習，
現在天氣還正熱，咋不叫她買瓶“滴滴涕”？

媽：什麼是滴滴涕呀？

爹：就是殺蚊子用的藥水，大熱的天，他們洞房里，少不了鬧蚊子，買瓶“滴滴涕”打打，睡覺也安生。

媽：你比我想的還周到呢。

〔菊在后面，一捂嘴、一縮脖、幾乎笑出來。〕

爹：你想的那麼多東西，就怕他不肯買。

媽：這才是怪事呢。（唱）

你說的這話真希奇，親閨女還能跟咱講客氣；
不信等他回來看，東西一定買的齊。

〔石碑後又有一個蚰子叫喚。〕